

〔明〕董说著

續西游

中国国际广

42·4
3

责任编辑：李佳俊

封面设计：李士英

续 西 游

董 说 著

*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广播电影电视部内)

怀柔孙史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36 68千字 3.5印张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7000册

*

ISBN 7-80035-095-9/I·8

定价：0.95元

说 明

《续西游》（《西游补》），共16回，明末董说（字若雨）著。它“造事遣辞，则丰赡多姿，恍忽善幻，奇突之处，时足惊人，间以俳谐，亦常俊绝，殊非同时作手所敢望也”，其用意“实于讥弹明季世风之意多”（《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为使普通读者，特别是喜欢看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观众更容易看懂这部别出心裁的神魔小说，本书以明代崇祯刻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影印）作为标点，校勘的版本，对全文作了调整分段、改正疏漏，特别把繁体字改为通用简体，把古写异体字改为通用今体。

参考版本：刘半农1927年校点本；汪原放1957年校点本，羊阜1980年校点本。

1988年3月

《续西游》（《西游补》）序

予游鷺湖，得见此本于延州来氏。原本略有评语，以示我友武陵山人。山人曰：“未尽也。”间疏证一二，以示一道人。道人曰：“嘻！犹未尽。”乃复加评阅考论，而删存其原评之中竅者；犹以为未尽，不得如悟一子之诠《西游记》也。予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读者随所见之浅深，以窥测古人而已，奚所谓尽者？《西游》借释言丹，悟一子因而畅发仙佛同宗之旨，故其言长。南潜本儒者，遭国变，弃家事佛。是书虽借经《西游》，实自述平生阅历了悟之迹，不与原书同趣，何必为悟一子之诠解。且读书之要，知人论世而已。今南潜之人与世，子既考而得之矣，则参之是书，性情趣向，可以默契，得失离合之间，盖几希矣。若夫不尽之言，不尽之意，邈然于笔墨之外者，此则其别有寄托，而不得不已于作书之故，岂可以穿凿附会，而自谓尽之？”道人曰：“书意主于点破情魔，然《西游》全书，可入情魔者不少，何独托始于三调芭蕉之后？”曰：“南潜易发，因见杏叶而悟黄钟之度。《西游》言芭蕉扇，小如杏叶，展之长丈二尺，或有所触，遂托始于此。”道人笑曰：“其然；此亦不可尽之一证也。”他日，将授之梓，而请序于予，因书其语以贻之。

癸丑孟冬，天目山樵识

序

曰，出界，则情根尽；离声闻缘觉，则妄想空。又曰：出三界，不越三界；离声闻缘觉，不越声闻缘觉；一念着处，即是虚妄。妄生偏，偏生魔，魔生种类。十倍正觉，流浪幻化，弥因弥极，浸淫而别具情想，别转人身，别换区寓，一弹指间事，是以学道未圆，古今同慨！

曰：借光于鉴，借鉴于光，庶几照体尝悬，勘验有自。乃若光影俱无，归根何似？又可慨已！

补《西游》，意言何寄？

作者偶以三调芭蕉扇后，火焰清凉，寓言重言，以见情魔团结，形现无端，随其梦境迷离，一枕子幻出大千世界。

如，孙行者牡丹花下，扑杀一干男女，从春驹野火中，忽入新唐，听见骊山图，便想借用着“驱山铎”，亦似芭蕉扇影子未散。是为“思梦”。

一堕青青世界，必至万镜皆迷。踏空、凿天，皆由陈玄奘做杀青天将军一念惊悸而生。是为“噩梦”。

欲见秦始皇，瞽面撞着西楚；甫入古人镜相寻，又是未来。勘问宋丞相秦桧一案，斧钺精严，销数百年来青史内不平怨气。是近“正梦”。

困葛蘆宮，散愁峰頂，演戲、彈詞，凡所閱歷，至
險至阻，所云洪波白浪，正好着力。無處着力，是為
“惧夢”。

千古情根，最难打破一“色”字。虞美人、西
施、丝丝、綠珠、翠絳娘、蘋香，空閨諧謔，婉娈近
人，艳語飞扬，自招本色，似与“喜梦”相邻。

到得蜜王认行者为父，星稀月朗，大梦将残矣；
五旗色乱，便欲出魔，可是“寤梦”。

约言六梦，以尽三世。为佛、为魔、为仙、为
凡、为异类种种，所造诸缘，皆从无始以来，认定不
受轮回、不受劫运者，已是轮回、已是劫运。若自
作，若他人作，有何差别？

夫心外心，鏡中鏡，奚啻石火電光，轉眼已盡。
今觀十六回中，客塵為據，主帥無皈，一葉泛泛，誰
為津岸？

夫情覺索情、夢覺索夢者，了不可得爾。閱是
《補》者，暫為火焰中一散清涼，冷然善也。

辛巳中秋巍如居士書于虎丘千頃云

目 录

《续西游》(《西游补》)序

序

读《续西游》(《西游补》)杂记 (1)

《续西游》(《西游补》)答问 (6)

《续西游》(《西游补》)(入三调芭
蕉扇后)

第一回 牡丹红鲭鱼吐气

送冤文大圣留连 (10)

第二回 西方路幻出新唐

绿玉殿风华天子 (16)

第三回 桃花诰诏颁玄奘

凿天斧惊动心猿 (22)

第四回 一窦开时迷万镜

物形现处我形亡 (27)

第五回 镂青镜心猿入古

绿珠楼行者攢眉 (32)

第六回 半面泪痕真美死

一句苹香楚将愁 (38)

第七回	秦楚之际四声鼓 真假美人一镜中	(43)
第八回	一入未来除六贼 半日阎罗决正邪	(51)
第九回	秦桧百身难自赎 大圣一心皈穆王	(56)
第十回	万镜台行者重归 葛墓宫悟空自救	(65)
第十一回	节卦宫门看帐目 愁峰顶上抖毫毛	(70)
第十二回	关雎殿唐僧堕泪 拨琵琶季女弹词	(75)
第十三回	绿竹洞相逢古老 芦花畔细访秦皇	(80)
第十四回	唐相公应诏出兵 翠绳娘池边碎玉	(87)
第十五回	三更月玄奘点将 五色旗大圣神摇	(91)
第十六回	虚空尊者呼猿梦 大圣归来日半山	(97)

读《续西游》(《西游补》)杂记

《续西游》摹拟逼真，失于拘滞；添出比邱灵虚，尤为蛇足。《后西游》潇洒飘逸，不老婆婆一段，借外丹点化，生动异常，然小行者、小八戒，未免窠臼。此于《三调芭蕉扇》后补出十六回之文，离奇惝恍，不可方物；未来世界入勘秦一段，尤非思议所及。至其行文，有起，有讫，有伏案，有缴应，有映带，有穿插，有提挈，有过峡，有铺排，有消纳，有反笔，有侧笔，有顿拆，有含蓄，有平行，有突兀，有疏落，有绵密；且帙不盈寸，而诗、歌、文、辞、时文、尺牍、平话、盲词、佛偈、戏曲，无不具体，亦可谓能文者矣。

前书罗刹女一案，实行者生平所未经，稍稍立脚不定，便入魔障，故《后西游》以不老婆婆一段拟之。此则即借其意，从本文引入情魔，由情入妄，妄极归空，为一切世间痴情人说无量法。十六回书中，人情世故，琐屑必备，虽空中楼阁，而句句入人心脾，是真具八万四千广长舌者。

行者第一次入魔，是春男女；第二次入魔，是握香台；第三次入魔最深，至身为虞美人；遂跳下万镜

楼，尚有翠绳娘、罗刹女生子种种魔趣。盖情魔累人，无如男女之际也。

或曰：“以斗战胜佛之英雄智慧，而困于情，可乎？”曰：“人孰无情？有性便有情，无情是禽兽也。且佛之慈悲，非佛之情乎？情之在人，视其所用：正则为佛，邪则为魔。是故勘秦桧，拜武穆，寻师父，莫非情也。情得其正，即为如来，妙真如性”。

或问：“悟空之为悟幻，何也？”曰：“第二回提纲，大书‘西方路幻出新唐’，明自此以下皆幻境也。故起首特揭出‘悟空用尽千般计，只望迷人却自迷’二句。夫迷悟空者，即悟空也。入世出世间，喜怒哀乐，人我离合，种种幻境，皆由心造。心即镜也。心有万心，斯镜有万镜。入其中者，流浪生死而不自知，方且自以为真境。缘玉殿，见帝王富贵之幻；廷对秀才，见科名之幻；握番台，见风流儿女之幻；项王平话，见英雄名士之幻；阎罗勘案，见功名事业忠佞贤奸之幻。幻境也，鬼趣也，故以阎罗王终之。自跳出鬼门关，扯断红线，艰难历遍，觉悟顿生。然而小月王宫中之师父，犹非真师父也。弹词茗战，以潇洒为悟；仿古晚郊，以闲适为悟；拟古昆池，以山水为悟；芦中渔唱，以疏野为悟。悟矣乎？犹未也。情根未绝，妄相犹存，命竟何如？不堪回首！始而悲，继而哭，既而疑，终而乱；道味世味，交战于中；大愤大悲，莫知所适；于此真实用力，然后憬然

真悟，幻境皆空，非幻亦空，始是立脚之处。虛空主人一偈‘悟空不悟空，悟幻不悟幻’，正为将悟人对病发药。盖能悟幻，始能悟空。然但能悟幻，而未悟空，则其悟仍幻。用力有虚实，见道有浅深，此悟空悟幻之分也”。

三调芭蕉扇，其因也；波罗蜜王，其果也，言下指点，明示归结。

日虛空，日主人，虛空有主人乎？虛空而无主人，是顽空也。然毕竟如何是虛空主人，请读者下转语。

按钮玉樵《觚剩续编》云：“吴兴董说，字若雨，华阀懿孙，才情恬适。淑配称闺阁之贤，佳儿获芝兰之秀；中年以后，一旦捐弃，独皈净域，自号月涵；所至之地，缁素宗仰。于是海内无不推月涵为禅门尊宿矣。月涵于传钵开堂，飞锡住山之辈，视若蔑如；而身心融悟，得之曲籍。每一出游，则有书五十担随之，虽僻谷之深，洪涛之险，不暂离也。余幼时曾见其《西游补》一书，俱言孙悟空梦游事，凿天驱山，出入庄老，而未来世界历日，先晦后朔，尤奇。”据此，知《西游补》乃董若雨所作。若雨《丰草庵杂著》凡十种，曰：《昭阳梦史》、《非烟香法》、《柳谷编》、《河图卦版》、《文字障》、《分野发》、《诗律表》、《汉铙歌发》、《乐纬》、《扫叶录》。其见于《四库全书总目》者，有《七国考》十四卷；见于《存目》者，有《易发》八卷。

《运气定论》一卷、《天宫翼》无卷数，及《薄镜歌发》一卷而已。朱竹垞《明诗综》云：“董说，字若雨，乌程人，晚为僧，名南潜，字宝云，有《丰草庵》等十八集。”《易发提要》云：“董说，字若雨，湖州人，黄道周之弟子也，后为沙门，名南潜。其论《易》专主数学，兼取焦、京、陈、邵之法，参互为一，而推阐以己意。其根底则黄氏三《易》洞玑也。”然则若雨为僧后，改名南潜，字宝云，而月涵乃其别号。所著诸书，唯《七国考》刊于雪枝从父《守山阁丛书》为最著，其余皆就湮没。故《西游补》一书，宜亟刊以传世也。

问：“《西游补》，演义耳，安见其可传者？”曰：“凡人著书，无非取古人以自寓。书中之事，皆作者所历之境；书中之理，皆作者所悟之道；书中之语，皆作者欲吐之言；不可显著而隐约出之，不可直言而曲折见之，不可入于文集而借演义以达之。盖显著之露，不若隐约之微妙也；直言之浅，不若曲折之深婉也；文集之简，不若演义之详尽也。若雨令妻贤子，处境丰腴，一旦弃家修道，度必有所大悟大彻者，不仅以遗民自命也。此书所述，皆其胸膈间物。夫其人可传也，其书可传也，传其书，即传其人矣。虽演义，庸何伤？”

第四回云：“尧、舜到孔子，是‘纯天运’。”按董君之学出于黄石斋。石斋《易象正》以周桓王元年当“蒙”卦，则非其师说。而宋牛无邪传邵子之

学，以尧之世当“贲”，则亦非邵学。其所著《易发》中《飞龙训篇》，谓尧、舜、周、孔、皆以飞龙治万世；又其《天官翼》，以章鑿纪元元会运世立论，谓算数出于卦爻，所列《恒星过宫》、《年干入卦》二表，以星次递相排比，至帝尧甲子，适值“张”、“心”、“虚”、“昂”，居四仲之中，与《尧典》中星合，遂据以为上溯下推之证。则其用卦爻起历，盖以尧时为本，正与《西游补》中语相应。孰革之术，随人推衍，本无一定也。玉史仙人似影指宣圣而言。八卦炉中，殆其自谓。

(作者佚名)

《续西游》(《西游补》) 答问

问：《西游》不阙，何以补也？

曰：《西游》之补，盖在火焰芭蕉之后，洗心扫塔之先也。大圣计调芭蕉，清凉火焰，乃遏之而已矣。四万八千年俱是情根团结。悟通大道，必先空破情根；空破情根，必先走入情内；走入情内，见得世界情根之处，然后走出情外，认得道根之实。《西游》补者，情妖也；情妖者，鲭鱼精也。

问：《西游》旧本，妖魔百万，不过欲剖唐僧而俎其肉；子补《西游》，鲭鱼独述大圣，何也？

曰：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求其放心而已矣。”

问：古本《西游》，必先说出某妖某怪；此叙情妖，不先晓其为情妖，何也？

曰：此正是补《西游》大关键处。情之魔人，无形无声，不识不知；或从悲惨而入，或从逸乐而入，或一念疑摇而入，或从听见闻而入。其所入境，若不可已，若不可改，若不可忽，若一入而决不可出；知情是魔，便是出头地步。故大圣在鲭鱼肚中，不知鲭鱼；跳出鲭鱼之外，而知鲭鱼也。且跳出鲭鱼不知，

顷刻而杀鲭鱼者，仍是大圣。迷人悟人，非有两人也。

问：古人世界，是过去之说矣；未来世界，是未来之说矣。虽然，初唐之日，又安得宋丞相秦桧之魂魄而治之？

曰：《西游补》，情梦也。譬如，正月初三日，梦见三月初三与人争斗，手足格伤，及至三月初三果有争斗，目之所见，与梦无异。夫正月初三非三月初三也，而梦之见之者，心无所不至也；心无所不至，故不可放。

问：大圣在古人世界，为虞美人，何媚也？在未来世界，便为阎罗天子，何威也？

曰：心入未来，至险至阻，若非振作精神，必将一败涂地。灭六贼，去邪也，刑秦桧，决趋向也；拜武穆，归正也。此大圣脱出情妖之根本。

问：大圣在青青世界，见唐僧是将军，何也？

曰：不须着论，只看“杀青大将军、长老将军”此九字。

问：十二回：“关雎疑唐僧堕泪，拔琵琶季女弹词。”大有凄风苦雨之致？

曰：天下情根不外一“悲”字。

问：大圣忽有夫人男女，何也？

曰：梦想颠倒。

问：大圣出情魔时，五色旌旗之乱，何也？

曰：《清净经》云：“乱穷返本，情极见性。”

问：大圣遇牡丹便入情魔，作堡垒先锋便出情

魔，何也？

曰：斩情魔，正要一刀两段。

问：天可凿乎？

曰：此作者大主意。大圣不遇凿天人，决不走入情魔。

问：古本《西游》，凡诸妖魔，或牛首虎头，或豺声狼视。今《西游补》十六回所记鲭鱼模样，婉娈近人，何也？

曰：此四字，正是万古以来第一妖魔行状。

静啸斋主人识

《续西游》（《西游补》）
（入三调芭蕉扇后）